

— 长篇历史小说 —

战国的策

IV · 新兴霸主

《 大国角力的智慧与机谋 》

许葆云 /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一部书道尽大国角力的智慧与机谋 再现战国历史格局改变的关键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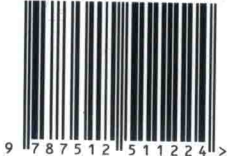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前286—前255年，是决定战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三十年。战国的格局，由秦、齐两强对峙下的多方混战，演变为秦国独大、傲视群雄。从燕国“乐毅破齐”（前284年）到秦、赵“长平之战”（前262—前260年），齐、楚、三晋在大国竞争中相继失势，秦国强势崛起、蒸蒸日上，一举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。

“政府出版奖”获奖作家许葆云，深入古战场进行实地考察，融汇近二十年的史学研究新成果，以大国角力的视角、雄浑的笔力，将群雄争霸的恢弘场面——格局、战略、权术、手腕——娓娓道来，洋洋百万字，道尽大国竞争的智慧与机谋。


Sinoread
创造优阅生活

上架建议：小说·历史

ISBN 978-7-5125-1122-4



9 787512 511224 >

定价：49.80元

| 长篇历史小说 |

战国的策

IV . 新兴霸主

《 大国角力的智慧与机谋 》



许葆云 /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 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国的策. IV, 新兴霸主 / 许葆云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9.10

ISBN 978-7-5125-1122-4

I. ①战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7777 号

战国的策. IV, 新兴霸主

作 者	许葆云
责任编辑	潘建农
统筹监制	袁 侠
美术编辑	丁鋐煜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23 印张 28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1122-4
定 价	49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许葆云

历史小说作家，文化学者，
《今古传奇》（期刊）专栏签约作
家，“陕西省政府出版奖”获得者，
首倡“智慧讲史”。

目 录

Contents

一

权臣的危机

- 003 相国功高镇主
- 012 臣子的骨气
- 018 穰侯做了蠢事
- 026 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
- 035 远交近攻，秦国新政

二 李代桃僵

- 047 画虎不成反类犬
- 056 田单出卖了魏无忌
- 064 一个忍字，信陵君学会了权术
- 072 穰侯上了圈套
- 083 秦王吓退楚军
- 093 大家都来“远交近攻”

三 阼与之战

- 105 叛秦联赵
- 116 白起背弃了穰侯
- 128 赵王下了争霸的决心
- 140 赵奢扑向阼与
- 148 血战北山
- 158 胡阳败亡

四 穰侯覆没

- 169 天下第一权臣垮台了
- 173 平原君一箭双雕
- 183 触龙说动赵太后
- 191 范雎对魏冉下手
- 200 秦王不必再担心穰侯了
- 209 惊死宣太后

五 利而诱之， 乱而取之

- 227 赵国被推上前台
- 237 魏王差点去了咸阳
- 249 平原君的哑谜
- 258 用三座大城换一个田单
- 269 燕国旧臣灭了公孙操

六 最后的繁荣

287 七十里土地买范痤的人头

302 睚眦必报

314 范雎暗施连横

326 赵国群贤毕至

337 鲁仲连逐走荀况

一
权臣的危机

相国功高镇主

不知不觉间，周赧王四十三年“亚岁”到了。像往年一样，齐王田法章头戴九旒冕，身穿龙袍，坐上王辇，带着文武百官到临淄南郊行“郊天之礼”。

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冷，淄水大半封冻，河岸边杳无人迹，只有这一队车马辘辘而行。相国田单的车驾在前面为齐王引路。田单打开半扇车窗向外看出去，只见疾风卷地，草木凋落，千里肃杀，虽然身上裹着皮裘，脚边生着炭火，田单还是感到寒意彻骨，急忙关上窗，把身子往狐皮裘里缩了缩，只觉头脑中昏昏沌沌的，千思万绪纠结成一团乱麻，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，索性什么也不想，闭上双眼，有心打个盹，却又毫无睡意。

正在这时，车子忽然剧烈地一晃，顿时停住了，只听驭手在前面厉声呵斥，护驾的兵士们也提着长矛往前跑，田单推开车窗问驭手：“怎么了？”

驭手忙说：“不知从哪跑出个人来，不知死活，挡了君上的车驾。”

原来是这么个小事，田单也没放在心上，却听前边吵嚷不休，马车半天也没动地方，田单知道后面是王辇，怕车驾拦路惹齐王不高兴，自己在

车里坐久了，也想下来舒舒腿脚，就回手推开车门。

见相国要下车，侍从们顿时慌作一团，有的去拿鞍凳，手快的忙抢上来搀扶田单，一群人拥着相国往前走来，只见几个军士揪着个人往路边驱赶，随护的军官见田单来了，忙弓着腰一溜小跑迎上前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外头冷，君上还请登车吧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个乡下人，很不懂事，阻了车驾还要吵闹……”

此时的田单半是好奇半是多事，只管信步走过来，隐约看见被军士驱打的是个衣衫破败的乡农。雍容华贵的田单被一群人拥着走过来，那乡农这才知道害怕，慌得一头钻进树棵子里缩作一团。这鬼鬼祟祟的样子倒叫田单好笑，走上来细看，那人是个须发如雪的老者，身穿一件破旧的夹衣，光着两条腿，脚上一双草鞋，头发蓬乱，脸上还有几处青肿，看样子是刚刚挨了打。

想不到拦路吵闹的是个老人家，田单心里有些不忍，忙喝住军士，自己走上前去。老头子没见过世面，害怕贵人，见田单走过来，起身连滚带爬往树后躲，田单忙叫道：“老人家不要怕，我只问你几句话。”

那老头儿早已吓坏了，也听不懂田单的话，只管往前乱跑，田单随后追过去，一直走到河岸边，眼看没处可躲了，老头儿只好回过身，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叩起头来。田单忙上前扶住：“你先不要拜，我问你，这么冷的天在此处做什么？”

田单和颜悦色，语气温厚，老者不像先前那么畏惧了，哆哆嗦嗦地颤声道：“小人是个打鱼的，在这里网鱼，无意冲撞了贵人，还请大人恕罪。”

到这时田单才看见，原来这里是个回水湾子，河水没有封冻，河岸上支着一架罾网，旁边还有一堆烧过的草灰，早已熄了，大概这渔夫受不了

寒冷，生火取暖。田单笑问道：“这样的天气能网到鱼吗？”

老者嗫嚅半天才低声说：“不瞒大人，都说九月九鱼封口，如今已是冬至，早就捕不到什么了，可我儿子跟燕人打仗死在外头了，没人种地，家里没有饭吃，又不会别的营生，一家老小不能瞪着眼饿死，总得想法子……”

听了这些话，安平君田单再也笑不出来了。

齐国曾是天下最富庶的国家，可经过一场大败，虽然复国多年，国力仍然如此衰落，国库空虚，战死的将士得不到抚恤，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挣一口吃的，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候还要出来捕鱼，这是治国之人的错。

身为相国的田单倒是个知道廉耻的人，面对这位老人满心都是愧意，想着找些值钱的东西帮这渔人一把，可手边实在没东西可送，也没多想，顺手脱下自己的皮裘，弯下腰亲手披在老人身上。

见这位贵人把一件光闪闪的火狐皮裘送给自己，老头子简直吓傻了，急忙脱下皮裘捧在手里，跪在地上冲着田单连连叩头，嘴里说：“这可使不得！小人身上脏，别弄污了大人的衣服。”

老人这一句话引得田单落下泪来，忙把老人扶起：“不要拜了，老先生不知道我是谁，知道了只怕要骂我。把齐国治成这样，田单有罪。”

听说站在面前的竟是相国田单，那老者顿时吓糊涂了，直挺挺地跪在地上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田单又把皮裘披在他肩上：“孟轲先生说：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’老先生如同我的父亲，你在这里受冻挨饿，就是我的父亲在受冻挨饿。这东西于我没什么用，你披着御寒也好，或者拿回去卖了换钱，给家里买点粮食，天气放暖以前不要再到河里来捉鱼了。”

一番话说得周围之人无不落泪。那老人向田单再三拜谢，田单挽起衣

袖亲自帮老人收了罾网，眼看着他手捧皮裘颤巍巍地走远才上了车，心里满是酸楚，却没有注意到，齐王的鸾驾早已赶了上来。齐王田法章掀起车帘，把河岸边发生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

祭礼归来，齐王心里闷闷不乐，也说不清为什么烦恼，一个人坐在殿上发呆。宫人们都知道齐王脾气鲁直，发起火来十分吓人，也没人敢前来询问，就让齐王一个人呆坐了半个下午。君王后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在齐王身边坐下，看了看他的脸色，轻声问：“大王今天出游遇到什么事了？”

齐王有些神思恍惚，呆呆地回了句：“也没什么。”略停了一下，忽然问：“你觉得相国为人如何？”

君王后是个聪明细致的人，一颗心时时都在齐王身上，早已从伴驾之人口中问清今天发生的事，也猜到齐王为何烦恼。现在齐王忽然问相国的人品，君王后微微笑道：“相国廉洁守礼，宽厚得众，在咱们齐国上自群臣下至庶民，没人能挑出他的一点错来，大家都赞许大王英明，能用这样的贤臣，是社稷之幸。”

齐王和王后做了多年夫妻，当然听出君王后言不由衷，心里有点不高兴。君王后偷看齐王的脸色，知道进言的机会到了，这才把话锋一转：“自周天子封邦建国以来，诸侯争霸，兴替无常，但凡一国之兴，必是君明臣贤，可纵观上下八百年，称霸的诸侯多不能长久，其因多在重臣专权误国，我齐国也出过这样的事，想来让人痛心不已。”说到这里又故意收住，不肯往下说了。

其实君王后已经把话说透了。

在王后面前，齐王也尽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：“臣子的权力再大，毕竟是君王所赐，没有君王的恩典，哪有臣子的荣耀？可总有那么几个做臣

子的忘了君恩，到处收买人心，做事不知检点，让做君王的寒心。”

君王后笑道：“大王说的是相国赠衣给渔人的事吗？”

听了这话，齐王心里更别扭了，重重地叹口气，仰靠在榻上不言语了。

君王后在一旁柔声道：“上古贤君治国恩威并济，可大王继位以来一心要行德政，只知恩遇臣下，却不能立威，这是大王施政有误。”

君王后这话说得有些直，齐王不爱听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寡人施德政有什么不对？”

齐王这人没什么主意，脾气倒是不小，君王后也不和他计较，仍然柔声细语地说：“大王欲施德政并没有错，对功臣要敬，对权臣要重，可敬重也得有个限度，若那些功臣、权臣藐视君权，自以为是，大王就该敲打他们几下了。”

君王后这话倒合齐王的心思，忙问：“怎么敲打才管用？”

君王后一向不太喜欢田单，认为田单纯粹是个老好人，并没有做相国的本事。可她也知道田单功劳大名声好，不能随意罢黜。君王后是个聪明之人，虽然齐王在她面前问出这些话来，但她知道此时反而不能说田单的坏话，想了想，微笑着说：“敲打臣子必须有个缘故，相国并无过失，大王也不好责备他。至于今天的事嘛，大王何不想个办法，让相国把这份‘爱惜百姓’的体面事送与大王？如果相国不肯，大王再发脾气也不迟呀。”

齐王的脑子远没有君王后转得快，并不能完全领会她的意思，闷头闷脑地问了句：“怎么送？”

君王后笑着说：“这事简单，大王派人给相国送些礼物，只说是赏给他的，其他什么也不要说，让相国自己看着办吧。”说完，便转身退下了。

王后走了，齐王这里又琢磨了半天，这才恍然大悟，立刻吩咐人送给

相国田单十头牛，十坛酒，而且特意告诉田单：不必进宫谢恩。

宫里的宦官送牛、酒来时，田单正在府里宴请名士鲁仲连。此人生性散淡，半生过的是闲云野鹤的日子，可这位先生心系天下，眼见大乱将至，不由生出一分“出老入孔”的心思，想为天下人尽一点力。只因为动了这个心思，从此就再也不得闲了。先是追随田单左右，帮助齐国复国，成事之后却不贪功名，又隐居起来。想不到就这几年工夫，秦国在西方先破楚于郢都，又败魏于华阳，楚王东奔，虎视齐、魏，眼看一场大战就在眼前，鲁仲连再也坐不住，又到临淄来拜访相国田单，明是叙旧，实则想给田单提个醒，让他加意防范楚国。可到了临淄鲁仲连才知道，原来田单早已自顾不暇，连相位都坐不稳了。

此时田单正陪着鲁仲连在园中赏月闲谈，忽听说宫里送来牛、酒，不知为了何事，急忙出去迎接，领了赏赐。田单也是个细心的人，不知自己因何受赏，心里不安，特意问送礼物来的宦官：“大王为何赏牛、酒给下臣？”

那宦官也不知内情，只含糊说道：“必是相国立了功，大王这才赏的吧。”又嘱咐一句：“大王特意吩咐：相国受赏之后，不必到宫里谢恩。”说完自顾去了。

俗话说“无功受禄，寝食难安”，现在田单忽然得了这些赏赐，一头雾水，心里很不踏实，回到房里就把此事说给鲁仲连听了。鲁仲连也觉得蹊跷：“君上近来可有什么功劳？”

“我没做什么事。”

鲁仲连又细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君上这两三天里闯什么祸了？”见田单还是一脸茫然，又笑着说：“君上一定要尽力去想，想起来了，老夫或许能帮你的忙，若想起，日后因此见责于大王，可不要怪我没有尽力哟。”